

小琉球子民

拓海習慣性地望向遠方，想藉由連天綠意紓解工作壓力和疲勞，卻再度失望地發現自己身處台北市區。

舉目所及盡是高樓大廈，水泥叢林；而非海天一色，湛藍海水與蔚藍天空相映照；低首俯視時，看不見細膩柔潤的白沙灘、波光粼粼的海面，取而代之的是綿延不絕的車潮以及擾攘喧囂。

沒來由地，他忽然好想家。家鄉的人事景物讓他深切懷念。即使身旁的笑語和討論一再傳入他耳中，他卻毫無所感。他的心思早已隨風飄蕩，回到那個有著烈陽、海風和魚鮮味的島嶼。

（二十年前）

雞啼喔喔，啄破沉睡的靜謐黑夜，喚醒東方一抹淡淡的魚肚白，同時為小島居民捎來一道晨喚。

一如往昔，土公雞的定時鳴叫喚醒了阿春孀。

她眨眨眼，靜靜躺在床上，透過射入窗框的光線，凝望油漆剝落，滿是壁癌的天花板；思緒卻不由自主地飄向小海，她摯愛的孫子。

「哎！」她喟嘆一聲，隨後開始整被盥洗，迎接一天的到來，準備工作。

阿春孀瘦小乾癟的身影在廚房來回穿梭，燒水洗米切菜爆香，忙碌不停。片刻後，她拉開木櫥櫃，取出一罐醃漬醬瓜，將湯汁舀入剛熬好，蒸氣裊裊飄揚的櫻花蝦粥，同時細心拌勻，讓粥粒飽滿吸收透著淺褐色澤的湯汁。盛起兩碗熱粥，靜置待涼。她這才解下圍裙，長吁口氣，以手背拭去自額頭滑落的汗珠。

最後，她走到一扇懸掛貝殼門簾的門前，輕轉門把，緩緩推開門。「起床啦，小海。」她輕拍小海單薄瘦削的肩背，「太陽都曬屁股囉！」小海微微碎動，翻身，淺皺眉心，卻仍酣睡不醒。

阿春孀望向熟睡的小海，輕嘆口氣，唇邊卻帶著笑容，放縱而寵溺。

她回到廚房，取來竹筷湯匙，埋頭吃飯，除了偶爾挾塊花瓜佐餐。用完早餐，阿春孀戴起袖套，綁上頭巾，準備外出採集星沙。

臨行之際，她再度進入小海房間。「小海，起床啦！」她掀開涼被，拍拍小海的肩頭。

沉浸在甜蜜夢鄉的小海被突如其來的搖晃驚醒，「唔，左母回事？」他猛地坐起身來，瞳孔無意識放大。

見到此景，阿春孀忍俊不禁，卻還是板著臉催促，「快點快點，上學要遲到了。」小海搓揉惺忪睡眼，打個大哈欠，滿是不情願，「阿孀，今天不用上課啦！」「咦，為什麼，今天不是星期一嗎？」「現在放暑假啦！」小海鼓著臉頰，嘟起嘴。

「這樣啊，」阿春孀摸摸小海一頭凌亂的烏黑細髮，殷切叮嚀，「阿孀現在要

出去採星沙，你乖乖待在家裡寫功課，還是暑假作業，別到處亂跑，啊？」

小海望著阿春嬭，雙眼盡是渴盼。「我想跟你一起去。」他的聲音微弱卻堅定，不容人輕易忽視。

阿春嬭側頭想想，與其讓小海獨自留在家中，不如帶著他一塊去，也好有個照應，便一口應允。

她自餐桌上拿起另一碗盛裝好的稀飯，吹得微涼，才拿給隨意盥洗換裝後的小海。小海深吸一口氣，讓櫻花蝦鮮鹹的海洋氣息充滿鼻腔，隨即狼吞虎嚥起來。一旁的阿春嬭見狀趕緊制止，「慢點，吃慢點，不怕噎著啊？」

用餐完畢，她收拾了必備工具，拎著藍色水桶，牽著小海，向潮間帶走去。

「阿嬤，現在是暑假喔！」小海的眼眸笑成一彎月牙。

阿春嬭側頭看著他。「小海，你在學校功課怎麼樣啊？」她關心起孫子的學習狀況。小海的唇際浮現燦爛笑容。「阿嬤，告訴妳喔，我這次月考數學一百分唷！」阿春嬭睜大眼，又是驚訝又是歡喜。「哇，我們小海好厲害！」

「那老師對你好不好？和同學相處得怎麼樣？」阿春嬭接著問道。「唔，」小海一愣。「還……可以啊。阿嬤，等一下要做什麼？」

小海急於轉移話題的行為讓阿春嬭十分不解。她緊緊皺眉，卻沒多說什麼。

「阿嬤阿嬤，風好大好涼喔。」小海大喊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。

略帶澀鹹的海風撲面而來，令阿春嬭感到一陣沁涼，通體舒暢，不自覺地閉上雙眼。海風緩緩滲入她體內，在血管壁中緩緩流動，讓她深植內心的潛在驕傲——屬於這座島嶼，身為小琉球子民的自覺——再度湧現，高漲，久久不退。

「到了，小海。別亂跑！」到達目的地後，阿春嬭放開男孩小巧柔嫩的手掌，逕自拿出掃帚、畚箕等工具。「現在阿嬤要開始採星沙，你乖乖待在旁邊看，還是要去玩都好。不要亂跑喔！」

男孩點頭應允，踱步到一旁的沙灘，撿拾光滑無稜的小鵝卵石與貝殼。

阿春嬭持著草掃帚，動作輕巧地斜劃過細白沙灘，將貝殼沙聚積成小山形，再盛入畚箕。極其嚴謹、慎重。

她專心一意的神情，讓在一旁玩耍的小海不由得停止動作。如此認真而專注的阿嬤，對小海而言，再稀鬆平常不過；但即使他見過無數次，阿春嬤在太陽下低著頭，汗水直淌，默默辛苦工作的身影，每每讓他有股想哭的衝動。

他不懂為什麼，就是單純的想哭。

小海眨回即將奪眶而出的淚水，同時告訴自己：流淚沒有用！他希望自己快快長大，趕快到台灣工作賺錢，讓阿嬤過好日子，不用忍受酷熱天氣。

「小海，你怎麼哭了？」結束手邊工作的阿春嬤來到孫子身旁，收拾工具準備返家，卻發現他的面頰掛著兩行清淚。

聽到阿嬤的叫喚，克制不住情緒而落淚的小海連忙否認。「沒有啊，」他以手背抹抹眼角。「風太大，沙子吹進眼睛了。」

阿春嬤放下手邊物品，將小海拉近身來。「真的？」她檢視他泛著血絲的眼

睛，以及臉上的斑斑淚痕。

小海給了她一個笑容，飽滿卻顯得有些僵硬、不自然。

阿春孀看了他一眼，悄悄把疑問收進心裡。「那，我們回家囉。」

一路上，小海只是沉默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阿春孀疑問的眼神不時朝小海瞥去，回應她的不是一個合理完整的解釋；而是週遭沉默的空氣。半晌，憋不住滿腹疑惑的阿春孀清了下喉嚨，「小海……」

小海轉過頭來，若有所思的神情讓阿春孀一時語塞。「沒事，沒事兒。」她試著轉換話題，「待會阿孀要曬星沙，要不要來幫忙？」

男孩揚起嘴角，露出一道漂亮的弧線。

祖孫倆走到家門前，恰巧身著綠制服的郵差先生正穿梭而過，在大街上打轉盤旋。

「有沒有我們家的信？」阿春孀隨口問道。忙著分派信件的郵差露齒一笑，有喔，投進信箱啦。「多謝喔。有空來坐啊！」她笑著招呼。

小海將瘦削的前臂伸入木板條信箱，仔細摸索，接著技巧性地一拐，成功取出函件。他定睛一看，開始歡呼，「啊啊啊，阿孀，明信片耶！」他又唱又跳，發出尖銳高亢的顫音。

阿春孀聞聲趕來。「怎麼啦？」她半屈著身子，平息喘息。

處在高度興奮狀態的小海將明信片在她眼前一晃，「阿孀妳看，是明信片！我唸給妳聽？」他不待阿春孀答覆，就逕自宣讀明信片內容。

「媽：我們在台灣過得不錯，匯去妳戶頭的錢都有收到嗎？告訴小海，爸爸媽媽永遠愛他。祝 身體康健 世文明惠敬上」

「爸爸媽媽寫的唷。」小海的眼神自然流露出一抹動人神采，同時透露內心深層的渴盼。「我好想趕快看到他們！」

惆悵、不捨和傷感，幾種感受瞬間湧上阿春孀的心頭，強烈的情緒排山倒海而來，險些讓她招架不住。她不曉得如何告訴小海這個殘酷無情的事實：他是個孤兒，是名棄嬰。

過去十一年來，她一直告訴小海他的爸媽在台灣打拚，工作賺錢，定期寄錢回家，供他們祖孫倆吃穿。為了不讓小海覺得自己是個沒爹沒娘的孩子，她甚至請在台灣的同鄉代寫明信片，固定在暑假寄回小琉球。

她不知道，也不願意去猜想這個謊言能維持多久。總有一天會被戳破的吧？在那之前，就一切順其自然吧。小海是她最大的精神慰藉與生活的動力。為了小海，她的愛孫，她願意奉獻所有。

她收回游離的思緒，定定凝視著小海的臉龐，望進他眼裡。「是啊，我也好想見見他們。」

小海安靜回望阿春孀，眼中的熱情逐漸消退。取而代之的是讓她驚訝的堅韌剛毅。

「阿嬤，我們去曬星沙吧。」

阿春嬭來到前埕廣場，將昨日曝曬在油布上的星沙掃至一處，盛入臉盆；再把剛才所採集的貝殼沙悉數傾倒而出，鋪平抹勻。

進屋後，阿春嬭將漂白水倒入星沙盆中，進行漂白；接著換水，準備進行第二次漂白；最後，她取出已靜置五天的浸泡星沙罐，以清水徹底沖洗，風乾。

大功告成，她捶捶痠麻的臂膀，出神凝望在陽光照射下，透著瑩白光澤的貝殼細沙，不禁逸出一聲輕嘆。

片刻後，阿春嬭眨眨眼，伸手招呼小海。「嘿，開始挑星沙囉！」

她將早已風乾，不帶一絲水氣的星沙倒在鋪有日曆紙的餐桌上，掛上眼鏡，與小海一起挑出混雜其中的物質：砂粒、小石子、貝殼碎片、細碎珊瑚枝。

好半晌，祖孫兩人就這樣默默進行手邊工作，沒有丁點聲響。

最後，阿春嬭將經過篩選的微粒星沙裝入透明玻璃瓶，點綴兩顆棗紅心型的相思豆、螺殼，仔細固定軟木塞；在瓶頸處以彩色玉線打一個中國繩結，配上幾粒小巧的條紋珠。

「待會阿嬤要出去賣星沙，你乖乖待在家裡。外面很熱，不要跑出去喔！」阿春嬭向小海說道。

稍後，穿戴頭巾和袖套的阿春嬭，帶著一個內有多款星沙瓶的塑膠網籃，向碼頭走去。

午後的陽光特別毒辣，逐漸炎熱的天氣讓她的汗水濕透衣衫，厚重的黏膩感令她略感不適；但也僅此而已。小琉球的「熱情」，對生活在島上五十多載的她而言，早已成為不變的永恆定律；甚至是生活必需品。

之於阿春嬭這樣的海島兒女，陽光、空氣和水，無疑是維繫生命的三大要素，缺一不可：充足的日光照射提供生理營養；空氣供應呼吸能量；水是生物體重要的維生元素，以另一種形式表現的海洋，更是賴以為生存的依據——因為他們是海洋的子民。

抵達碼頭後，阿春嬭積極尋找客源，鎖定目標就上前兜售商品。她揀起幾支星沙瓶，放在遊客掌心，「你們看，這些星沙多美！阿婆我要找一整天，才能做一瓶星沙呢。」被說服的遊客掏錢付款時，她會順勢推銷涼品，「這個海燕窩有鳳梨和桂圓味，保證好吃啦。」「冬瓜茶，清涼消暑喔。」

如此這般，阿春嬭在碼頭上來回穿梭，販售自家製作的產品，直至五時許。夏季太陽下山較晚，照理說她可以再待一會，多賺些錢；但一心掛念著孫子的她寧願早點收工，趕快回家。

「小海，阿嬤回來囉！」阿春嬭邊進門，一面高聲喊道。然而週遭卻無任何回應。「一定是跑出去玩了。」她的嘴角浮現一抹笑意，這樣也好，小孩子就是要活力嘛。

片刻後，小海終於回家了，帶著一身髒汗汗漬。「阿嬤，我回來了。」他的

聲音充滿疲倦。阿春嬸從廚房探出頭來，以圍裙擦手，「趕快去洗手，準備吃飯了。」

這種情形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。

八月中旬的某一天，阿春嬸在碼頭賣星沙時，巧遇經營海鮮餐廳的玲仔。她向玲仔揮手示意；玲仔面帶微笑，朝她的方向疾行而來。

「你們小海好乖喔。」玲仔一臉笑吟吟。阿春嬸聽到別人讚許孫子，自然是高興不已，「對啊，他很乖，還會跟我一起採星沙呢。」「他不只乖巧，手腳也相當勤快！」玲仔眉開眼笑。阿春嬸則是滿頭霧水，「妳怎麼突然提起這個，發生什麼事了嗎？」

玲仔杏眼圓睜，「咦，妳不知道他在我家餐廳打工，幫忙洗碗盤嗎？」

晚間，小海一進門就和阿春嬸打聲招呼，同時低下頭來，換好拖鞋。「阿嬤，我回來啦！今天大家去烏鬼洞玩，所以比較晚回來。」他一抬頭，卻看見阿春嬸眼中不斷打旋，威脅要落下的晶瑩淚珠，「啊！阿嬤，妳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？」他大為驚駭。

「你為什麼要騙我？」

一陣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阿春嬸抽吸鼻子，揚起下頷。「你嫌我們家境不好，才去餐廳幫人家洗盤子嗎？我們窮到你必須出去賺錢，才能有飯吃嗎？」她補上一句，「你啊，真是讓我很失望！」

面對阿春嬸的強烈控訴，小海不禁脫口大喊：「妳不也騙了我？」

阿春嬸聞言一愣，驚訝立即轉化為驚懼、害怕。這一刻——即使她極力推延，試圖爭取多一點緩衝時間，以減少傷害的程度——終究還是無法避免。

「我早就知道自己是孤兒，沒父沒母沒有人要！」一線清淚沿著小海的眼角流淌而下。「大家都知道，同學都在笑我。他們都在背後說我是個没人要的雜種！」他收斂哀傷，換上無動於衷的漠然神情。「不過沒關係，我早就習慣了。」

阿春嬸大為震驚。「誰說的，誰說你是孤兒？你爸爸媽媽都在台灣工作啊！他們之前不是還寄明信片回來嗎？他們很快就會回來了啊。」

小海一逕沉默。

見小海毫無反應，阿春嬸心頭一急，不慎將事實和盤托出，「小海，我的乖孫，就算……就算你真的是孤兒，那又怎樣，你絕對不會没人要！你還有我，你還有阿嬤啊。」

她的真情流露，讓小海再也忍不住想哭的衝動，淚水像洪水般，瞬間傾瀉而出。

阿春嬸攬著孫子，輕拍他的肩頭，溫柔撫觸，舒緩他激動的情緒。

「我知道妳很辛苦，一直採星沙，還要頂著大太陽去賣星沙。」小海抽噎一聲。「我只是想幫忙，讓妳不用這麼辛苦。」

阿春嬸眼中噙著淚，輕撫小海一頭細柔凌亂的黑髮。她與其說是在安慰小海；不如說是排解自己心中無可名狀的激動、釋懷與感謝。

「傻孩子。」她以指腹揩去滴垂的熱淚。「傻孩子。」

無論小海多想進入夢鄉，藉由睡眠忘卻今晚發生的一切，拋開讓他深感痛苦的事物；如哽在喉的心事卻讓他輾轉反側，難以成眠。

清晨四時許，他終於下定決心。

他悄悄離開被窩，以腳趾尖探地，輕推房門，躡手躡腳走到阿春嬸門前。他盯著門板，良久，卻不曉得該說或做些什麼，只好默然離去。

步出家門的小海冷靜下來，環視週遭。週遭一片漆黑，過度靜謐的空間讓他略感不安。他認真思索要不要鑽回被窩，繼續睡回籠覺？

猶疑和不確定最後被決心打敗。他決定為自己完成一次壯舉。

小海走著晃著，漫無目的地。同時敏感察覺到自己熟悉，從小生長的环境，在暗夜籠罩下竟是如此陌生。他發現自己朝海邊走去，就著路燈灑下的暈黃微光，沿著阿嬤帶他走的那條路。

他的內心一片茫然。對於阿嬤所說的，他難免有點失望。他是孤兒的消息，早在同儕之間口耳流傳。他總是表現出不在意的神情，倘若他生氣動怒，就表示他相信了；但他並不。

當然，他也曾懷疑為何自己從未見過父母，至少有記憶以來。每次他向阿嬤提出疑問，甚至用不太輕柔的語氣質疑時，阿嬤多以「爸爸媽媽在台灣工作賺錢」「他們很愛你的」來回覆，敷衍搪塞。雖然他有著滿腹疑問，卻也不好再追問下去。何況每年暑假都會收到「爸爸媽媽」寄來的明信片和問候。

生性內斂的小海向來將情緒處理，或是說掩飾得很好，阿嬤也沒發現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出身。昨晚，當阿嬤親口證實這個消息時，他只覺得世界開始急速旋轉，再旋轉，超出他所能掌控的程度。在暈眩之際，他同時感到一股巨大的絕望。

原來，他真的沒有父母。

他想追求心靈平靜；情況卻愈來愈不明朗，希望更加渺茫。最後，他終於走到道路的盡頭。

打算循原路折回的小海嘆口氣，下意識地抬首遠望海平面。

在此同時，他發現天空瀰漫著一層微暈的淡雅霞氣，旭日即將初昇。轉瞬間，朝陽自東方地平面徐徐升起，淺黃轉為淡黃，耀目金黃，過渡為橙橘，再到豔紅，霞光萬道，分外豔麗。

黎明破曉後，萬物充滿無限生機和希望。小海覺得心中被感動所充盈。

衝動之下，他對著與天際相連，一望無涯的海面大吼：「林拓海，沒關係。真的沒關係！」他使勁大吼，盡情發洩積蓄已久的委屈，一遍又一遍，直至聲嘶力竭。「沒關係，林拓海，你還有愛你的阿嬤啊！」他忍不住盈眶熱淚，「你還有愛你的阿嬤！」

（二十年後）

一個晴朗午日，拓海搭上直達小琉球的渡輪。「回家的路，好遙遠啊。」他不禁感慨。一大清早，他就從松山機場飛往高雄，再搭乘客運至東港，接著改搭渡輪至小琉球。輾轉勞頓的旅途讓他略感疲憊；縱使如此，即將返家的喜悅仍讓他雀躍不已。

安頓行李後，他步出船艙，站在甲板上。迎面撲來的海風讓他不禁深吸一口氣，將帶著海鹽鹹味的空氣送進肺部，沿著血管直通心脈。海洋的濃烈氣息喚醒他對家鄉的記憶，加深他的眷戀感。

「真的，我出來太久了。」他望向隨船隻乘風破浪，在船舷處掀起的白浪泡沫和滾滾浪濤。

小琉球未設國中以上的學校，拓海在國中畢業後，只好前往台灣本島就讀。在經濟與時間因素考量下，每年僅有寒暑假能返家，與阿春孀共享天倫之樂。

（十多歲時，他曾為自己的孤兒出身和阿孀爆發口角。而今，他明白血緣，不全然是家人的證明；不求回報的愛與關懷才是。）

畢業後他選擇留在台北工作。都市的繁華、亮麗璀璨深深迷眩了他。他想，自己注定這麼過一輩子，汲汲營營、庸庸碌碌地為生活奔波勞碌。沒有珊瑚礁岩圍繞，拋開碧藍海洋撫觸。

然而，這一兩年，午夜夢迴時刻，他常常想起從前。

他思念阿孀的櫻花蝦粥、製作星沙瓶的時光；甚至是當他進門時，阿孀面帶微笑，對他說「小海，你回來啦」那一幕；與兒時玩伴一同探險的花瓶嶼、美人洞、山豬溝、蛤板灣沙灘和烏鬼洞。這些場景不時浮現他的腦海，輕輕一瞬，都讓他感到徬徨、無助，與深沉的孤寂感。

他的思念，一次深過一次。

渡輪逐漸減速，船身搖晃也不再那麼劇烈。終於抵達目的地。拓海站在岸邊，仰望矗立在遊客服務中心外，直探雲霄的七道彩虹。「變了，真是變了。」

「也許我不常回來，是因為目的早已失去。」在碼頭邊徘徊走動的他靜靜想著。自從七年前，他謹遵因病辭世的阿春孀遺願，將骨灰灑入大海後，就為了事業發展留在外地打拚。至於今天他回來的目的，究竟是緬懷歷史、探尋古蹟，或純粹一解思鄉之愁，他也弄不清楚。

他只知道：疲倦的孤鳥已歸巢，自己又重新站在家鄉土地上。

十來分鐘後，他抵達通往老家的小徑。走近一些時，他發現老家的規模似乎縮小了，比記憶中更脆弱、孤獨。對當時仍是個孩子的他而言，家總是那麼溫暖、堅定而偉大。

他推開門，卻被煙塵嗆得直咳嗽。房舍因乏人照料管理而灰塵厚積、蛛網密佈。他微皺眉頭，心中不免嘀咕，「我大老遠回來，就是為了這棟破房子嗎？」不知從何處著手整理的他，索性放下這念頭，出外散步。

一如從前，海洋總能撫平他的不安，給予他絕對的包容，以及再出發的勇氣和決心。

也許是身為海島子民的緣故，對於海，甚至水，他總有股熟悉感。

該是柔潤而細密綿長，這些特質吸引他吧？自小缺乏母愛——隔代教養與親子互動畢竟不同啊——的他特別渴盼情感的歸屬，一直以來，他都在尋尋覓覓這種溫柔的感情。

此外，他特別喜歡老子《道德經》的一段話：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」水可以滋潤天地萬物，卻不與之相爭，這是何等美好的品格修養，高尚的道德情操。

曾經，他喜歡追逐天際線，它的定止不動誘發他的大陸心態，讓他產生力量強大、能量無窮，人定勝天的感覺；海平線則全然不同，它無時不刻在變幻，施展光影交錯的魔術，讓人摸不著邊際。面對浩瀚無垠的海洋，他不由得肅然敬畏，承認人類物種的渺小。海洋不擇細流，廣納百川，兼容並蓄的器度更使他感佩不已。

他望向遼闊海面，一抹美麗晚霞浮現天邊，接著漫天暈染。橙紅夕陽映射在海面上，形成一片熾濫波光。他凝心靜氣，屏息期待即將到來的日落。剎那之間，夕陽開始緩速移動，徐徐下降至地平線，接著徹底西沉。

拓海不發一語。他做了決定。